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一〇六回 符彌軒調虎離山 金秀英遷鶯出谷

朱博如當下被承輝佈置的機謀所窘，看著龍光又是赫赫官威，自己又是個外路人，帶了老婆兒子來上海，所有吃飯穿衣，都靠著自己及那草頭藥店賺來的，此刻聽說要捉他到巡捕房裡去，解新衙門，送上海縣，如何不急？只急得他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便由得承輝說甚麼是甚麼。承輝便起了個伏辯稿子來，要他照寫。無非是：「具伏辯人某某，不合妄到某公館無理取鬧，被公館主人飭僕送捕。幸經某人代為求情，從寬釋出。自知理屈，謹具伏辯，從此不敢再到某公館滋鬧，並不敢在外造言生事。如有前項情事，一經察出，任憑送官究治」云云。博如一一照寫了，承輝方才放他出去。他們辦了這件事之後，自以為神不知鬼不覺的了。

誰知他打發出來的幾個姨娘，以及開除的男女僕人，不免在外頭說起，更有那朱博如，雖說是寫了伏辯，不得在外造言生事，那禁得他一萬銀子變了七千，七千又變了七十，七十再一變，是個分文無著，還要寫伏辯，那股怨氣如何消得了，總不免在外頭逢人伸訴。旁邊人聽了這邊的，又聽了那邊的，四面印證起來，便知得個清清楚楚。古語說的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」，果然說得不錯。我仔仔細細把繼之那封信看了一遍，把這件事的來歷透底知道了，方才安歇。

此次到了上海之後，就住了兩年多。這兩年多，凡長江、蘇、杭各處，都是繼之去查檢，因為德泉年紀大了，要我在上海幫忙之故。我因為在上海住下，便得看見龍光和符彌軒兩個演出一場怪劇。原來符彌軒在京裡頭，久耳苟才的大名，知道他創辦銀元局，發財不少。恰遇了他祖父死了，他是個承重孫，照例要報丁憂。但是丁憂之後，有甚事業可做呢？想來想去，便想著了苟才。恰好那年的九省欽差，到安慶查辦事件，得了苟才六十萬銀子的那位先生，是符彌軒的座主，那一年安慶查案之後，苟才也拜在那位先生的門下，論起來是個同門，因此彌軒求了那位先生一封信給苟才，便帶了家眷，扶了靈柩出京。到得天津，便找了一處義地，把他祖父的棺材厝了。又找了一處房子，安頓下家眷。在侯家後又胡混了兩個多月，方才自己一個人轉身到上海。一到了，安頓下行李，即刻去找苟才。誰知苟才已經死了，見著了龍光。彌軒一看龍光這個人，舉止浮躁，便存了一個心，假意說是從前和苟才認得，又把求來那封信交給龍光。他們旗人是最講究交情禮節的，龍光一聽見說是父親的同門相好，便改稱老伯。彌軒謙不敢當。談了半天，彌軒似有行意。龍光道：「老伯尊寓在那裡？怨小姪在熱衷裡，不便回候。」彌軒道：「這個閣下太迂了！我並不是要閣下回候，但是住在上海，大可以從權。你看兄弟也是丁著承重憂，何嘗穿甚麼素。雖然，也要看處的是甚麼地位；如果還在讀書的時候，或是住在家鄉，那就不宜過於脫略；如果是在場上應酬的人，自己又是個創事業的材料，那就大可以不必守這些禮節了。況且我看閣下是個有作有為的人才，隨時都應該在外頭碰碰機會，而且又在上海，豈可以過於拘謹，叫人家笑話？我明天就請閣下吃飯，一定要賞光的。」說著，便辭了去。又去找了幾個朋友，就有人請他吃飯。上海的事情，上到館子，總少不免叫局，彌軒因為離了上海多年，今番初到，沒有熟人，就托朋友薦了一個。當席就約了明天吃花酒。

到了次日，他再去訪龍光，面訂他晚上之局。龍光道：「老伯跟前，小姪怎敢放恣！」彌軒道：「你這個太客氣！其實當日我見尊大人時，因尊大人齒德俱尊，我是稱做老伯的。此刻我們拉個交情，拜個把罷。晚上一局，請你把帖子帶到席上，我們即席換帖。」龍光道：「這個如何使得！」彌軒道：「如果說使不得，那就是你見外了。」龍光見彌軒如此親熱，便也欣然應允。彌軒又諄囑晚上不必穿素衣，須知花柳場中，就是炎涼世界，你穿了布衣服去，他們不懂甚麼道理，要看不起你的。我們既然換到帖，總不給你當上的。龍光本是個無知袴褲，被彌軒一次兩次的說了，就居然剃了喪髮，換上綢衣，當夜便去赴席。從此兩個人便結交起來。

龍光本來是個混蛋，加以結識了彌軒，更加昏天黑地起來，不到百日孝滿，便接連娶了兩個妓女回去，化錢猶如潑水一般。彌軒屢次要龍光的法子，因看見承輝在那裡管著帳。承輝這個人，甚是精明強幹，而且一心為顧親戚，每每龍光要化些冤枉錢，都是被他止住，因此彌軒不敢下手。暗想總要設法把他調開了，方才妥當。看苟才死的百日將滿，龍光偶然說起，嫌這個同知太小，打算過個道班。彌軒便乘機竭力慫恿，又說：「徒然過個道班，仍是無用，必要到京裡去設法走路子，最少也要弄個內記名，不然就弄個特旨班才好。」龍光道：「這樣又要到京裡跑一趟。」彌軒道：「你不要嫌到京裡跑一趟辛苦，只怕老弟就去跑一趟，受了辛苦，還是無用。」龍光道：「何以故呢？」彌軒道：「不是我說句放恣的話，老弟太老實了！過班上兌，那是沒有甚麼大出進的。要說到走路子的話，一碰就要上當，白冤了錢，影兒也沒一個。就是路子走的不差，會走的和不會走的，化錢差得遠呢。」龍光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也只好說說罷了。」彌軒道：「那又不然。只要老弟自己不去，打發一個能辦事的人替你去就得了。」龍光道：「別樣都可以做得，難道引見也可以叫人代的麼？」彌軒笑道：「你真是少見多怪！便是我，就替人家代過引見的了。」龍光歡喜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便找個人代我走一趟。」彌軒道：「這個人必要精明強幹，又要靠得住的才行。」龍光道：「我就叫我的舅爺去，還怕靠不住麼！」彌軒暗喜道：「這是好極的了！」龍光性急，即日就和承輝商量，要辦這件事。承輝自然無不答應，便嚮往來的錢莊上，托人薦了一個人來做公館帳房，承輝便到京裡去了。

彌軒見調虎離山之計已行，便向龍光動手，說道：「令舅進京走路子，將來一定是恭喜的。然而據我看來，還有一件事要辦的。」龍光問是什麼事。彌軒道：「無論是記名，是特旨，外面的體面是有了，所差的就是一個名氣。老弟才二十多歲的一個人，如果不先弄個名氣在外頭，將來上司見了，難保不拿你當袴褲相待。」龍光道：「名氣有甚麼法子可以弄出來的？」彌軒道：「法子是有的，不過要化幾文，然而倒是個名利兼收的事情。」龍光忙問：「是怎麼個辦法？要化多少錢？」彌軒道：「現在大家都在那講時務。依我看，不如開個書局，專聘了人來，一面著時務書，一面翻譯西書。等著好了，譯好了，我們就拿來揀選一遍，揀頂好的出了老弟的名，只當老弟自己著的譯的，那平常的就仍用他本人名字，一齊印起來發賣。如此一來，老弟的名氣也出去了，書局還可以賺錢，豈不是名利兼收麼？等到老弟到省時，多帶幾部自己出名的書去，送上司，送同寅，那時候誰敢不佩服你呢。博了個熟識時務，學貫中西的名氣，怕不久還要得明保密保呢。」龍光道：「著的書還可以充得，我又沒有讀過外國書，怎樣好充起翻譯來呢？」彌軒道：「這個容易，只要添上一個人名字，說某人口譯，你自己充了筆述，不就完了麼。」龍光大喜，便托彌軒開辦。

彌軒和龍光訂定了合同，便租起五樓五底的房子來；亂七八糟，請了十多個人，翻譯的，著撰的；一面向日本人家定機器，定鉛字。各人都開支薪水。他認真給人家幾個錢一月，不得而知；他開在帳上，總是三百一月，五百一月的，鬧上七八千銀子一月開銷。他自己又三千一次，二千一次的，向龍光借用。龍光是糊裡糊塗的，由他混去。這一混足足從四五月裡混到年底下，還沒有印出一頁書來，龍光也還莫名其妙。

卻遇了一個當翻譯的，因為過年等用，向彌軒借幾十塊錢過年。彌軒道：「一局子差不多有二十人，過年又是人人都要過的，一個借開了頭，便個個都要借了。」因此沒有借給他。彌軒開這書局，是專做毛病的，差不多人人都知道，只有龍光一個是糊塗蟲。那個借錢不遂的翻譯先生，挾了這個嫌，便把彌軒作弊的事情，寫了一封匿名信給龍光。後來越到年底，人家等用的越急，一個個向他借錢，他卻是一個不應酬，因此大家都同聲怨他。那翻譯先生就把寫信通知東家的一節，告訴了兩個人，於是便有人學樣起來。龍光接二連三的接了幾封信，也有點疑心，便和帳房先生商量。帳房先生道：「做書生意，我本是外行。但是做了大半年，沒有印出一部書來，本是一件可疑的事。為今之計，只有先去查一查帳目，看他一共用了多少錢，統共譯了著了多少書，要合到多少錢一部，再問他為甚還不印出來的道理，看是怎樣的再說。」龍光暗想這件事最好是承輝在這裡，就辦得爽快，無奈他又到京裡去了。雖然他有信來過，說過班一事，已經辦妥，但是走路子一事，還要等機會，正不知他幾時才回上海。此刻無可奈何，只得就叫這個帳房先生去查的了。想罷，就將此意說出來。帳房先生道：「查帳是可以查的，但是那所譯所著的書，精粗美惡，我可不知

道。」龍光道：「好歹你不知，多少總看得見的，你就去查個多少罷了。」帳房先生奉命而行。

次日一早，便去查帳。彌軒問知來意，把臉色一變道：「這個局子是東家交給我辦的，就應得要相信我。要查帳，應得東家自己來查。這個辦書的事情，不是外行人知道的。並且文章價值，有甚一定，古人一字千金尚且肯出。你回去說，我這裡的帳是查不得的，等我會了他面再說。」帳房先生碰了一鼻子灰，只得回去告訴龍光。龍光十分疑訝，且等見面之後再說。

當天晚上，彌軒便請龍光吃花酒。龍光以為彌軒見面之後，必有一番說話，誰知他卻是一字不提，猶如無事一般。龍光甚是疑心，自己又不好意思先問。席散之後，回去和帳房先生說起。帳房先生道：「他不服查帳，非但是有弊病，一定是存心不良的了。此刻已到年下，且等過了年，想個法子收回自辦罷。」龍光也只好如此。

光陰荏苒，又過了新年，龍光又和帳房先生商量這件事。帳房先生道：「去年要查一查他的帳尚且不肯，此刻要收他回來，更不容易了。此刻的世界，只有外國人最凶，人家怕的也是外國人；不如弄個外國人去收他回來，諒他見了外國人，也只得軟下來了。」龍光道：「那裡去弄個外國人呢？」帳房先生道：「外國人是有的，只要主意打定了，就好去弄。」龍光道：「就是這個主意罷。叫他再辦下去，不知怎樣了局呢！」帳房先生便去找了一個外國人來，帶了翻譯，來見龍光。龍光說知要他收回書局的話，由翻譯告訴了外國人。又兩面傳遞說話，言明收回這家書局之後，就歸外國人管事，以一年為期，每月薪水五百兩。外國人又叫龍光寫一張字據，好向彌軒收取，龍光便寫了，遞給外國人。外國人拿了字據，興興頭頭去見彌軒，說明來意。彌軒道：「我在這裡辦得好好的，為甚又叫你來接辦？」外國人道：「我不知道。龍大人叫我來辦，是有憑據給我的。」說罷，取出字據來給彌軒看。彌軒道：「龍大人雖然有憑據叫你接辦，卻沒有憑據叫你退辦，我不能承認你那張憑據。」外國人道：「東家的憑據，你那裡有權可以不承認？」彌軒道：「我自然有權。我和龍大人訂定了合同，辦這個書局，合同上面沒有載定期限，這個書局我自然可以永遠辦下去。就是龍大人不要我辦了，也要預先知照我，等我清理一切帳目，然後約了日子，註銷了合同，你才可以拿了憑據來接收啊。」外國人說他不過，只得去回覆龍光。龍光吃了一驚，去對帳房先生說。帳房先生吐出了舌頭道：「這個人連外國人都不怕，還了得！」再和他商量時，他也沒了法子了。過了三天，那外國人開了一篇帳來，和龍光要六千銀子，說是講定在前，承辦一年，每月薪水五百，一年合了六千，此刻是你不要我辦，並不是我不替你辦，這一年薪水是要給我的。龍光沒奈何，只得給了他。暗想若是承舅爺在這裡，斷不至於叫我面面吃虧，此刻不如打個電報，請他先回來罷。定了主意，便打個電報給承輝，叫他不要等開河，走秦皇島先回來。

這邊的符彌軒，自從那外國人來過之後，便處處迴避，不與龍光相見，卻拿他的錢，格外撒潑的支用起來，又天天去和他的相好鬼混。他的相好妓女，名叫金秀英，年紀已在二十歲外了；身邊掙了有萬把銀子金珠首飾，然而所背的債差不多也有萬把。原來上海的妓女，外面看著雖似闊綽，其實他穿的戴的，十個有九個是租來的，而且沒有一個不背債。這些債，都是向那些龜奴、蟹爪、大姐、娘姨等處借來的，每月總是二三分利息。龜奴等輩借了債給他，就跟著伺候他，其名叫做帶擋。這種風氣，就同官場一般，越是背得債多的，越是紅人，那些帶擋的，就如官場的帶肚子師爺一般。這金秀英也是上海一個紅妓女，所以他手邊雖置了萬把銀子首飾，不至於去租來用，然而所欠的債也足抵此數。符彌軒是一個小白臉。從來姐兒愛俏，彌軒也垂涎他的首飾，便一個要娶，一個要嫁起來。這句話也並非一日了，但是果然要娶他，先要代他還了那筆債，彌軒又不肯出這一筆錢，只有天天下功夫去媚秀英，甜言蜜語去騙他。騙得秀英千依百順，兩個人樣樣商量妥當，只待時機一到，即刻舉行的了。

可巧他們商量妥當，承輝也從京裡回來。龍光便和他說知彌軒辦書局的事情，不服查帳，不怕外國人，一一都告訴了。承輝又一一盤問了一遍道：「你此刻是打算追回所用的呢？還是不要他辦算了呢？」龍光道：「算了罷！他已經用了的，怎麼還追得回來！能夠不要他辦，我就如願了。」承輝道：「這又何難，怎麼這點主意都沒有？你只要到各錢莊去知照一聲，凡是書局裡的折子，一律停止付款，他還辦甚麼！」龍光恍然大悟，即刻依計而行。彌軒見忽然各莊都支錢不動，一打聽，是承輝回來了。想道：「這傢伙來了，事情就不好辦了。」連忙將自己箱籠鋪蓋搬到客棧裡去，住了兩天。

這天打聽得天津開了河，泰順輪船今天晚上開頭幫，廣大輪船同時開廣東。彌軒便寫了兩張泰順官艙船票，叫底下人押了行李上泰順船，卻到金秀英家，說是附廣大輪船到廣東去，開銷了一切酒局的帳。金秀英自然依依不捨，就是房裡眾人，因為他三天碰和，兩天吃酒的，也都有些捨不得他走之意。這一天的晚飯，是在秀英家裡吃的。吃過晚飯，又俄延到了十二點多鐘，方才起身。秀英便要親到船上送行，於是叫了一輛馬車同去，房裡一個老媽子也跟著同行。三個人一輛車，直到了金利源碼頭，走上了泰順輪船，尋到官艙，底下人已開好行李在那裡伺候。彌軒到房裡坐下，秀英和他手攬手的平排坐著喁喁私語。那老媽子屢次催秀英回去，秀英道：「忙甚麼！開船還早呢。」直到兩點鐘時，船上茶房到各艙裡喊道：「送客的上岸啊！開船啊！」那老媽子還不省得，直等喊過兩次之後，外邊隱隱聽得抽跳的聲音，秀英方才正色說出兩句話來，只把老媽嚇得尿屁直流！

正是：報道一聲去也，情郎思婦天津。未知金秀英說出甚麼話來，且待下回再記。